采風 Feature 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總是無聲勝有聲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有人呼喊：「我要出櫃！」贏來同道中人掌聲，認為他或她勇氣可嘉，就有點令人大惑不解了；試想想，如果異性戀者當眾宣佈：「我是異性戀者！」是不是同樣沒意義？對父母坦言自己的性取向，也許還有必要，跑到街上向公眾宣佈，公眾大概也不會怎樣關注涉及私隱的知情權吧。

總覺得，就算目的為了反歧視，也不過是給與自己無形壓力，自我製造緊張。香港始終是個開放城市，歧視同性戀之類的不愉快新聞，從來就不多見，不同大小社交圈子中，某男是「基」，某女是Lesbian，也不見有人大驚小怪指指點點，誰會對身邊不同性取向的朋友，無緣無故問長問短。

某同性戀歌影視星生前死後，就算他的歌迷非歌迷，都沒有誰對他有過半句負面批評，他從來也沒有鋪天蓋地說過要出櫃，可見只要這個人品性好，平素得人歡喜，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的性取向，人「知之」而不慍，自然就得人家尊重；再說，男同性戀者大多本性溫純，女士跟他們交往可消除兩性不必要的顧忌，更容易感受到他們對異性的溫柔體貼，更能顯現真正友誼的純潔，接觸過同志的女士，一定都有同感。我們對他們還來不及欣賞，又怎會歧視？

說立法只為保障職業，免受僱主排斥，也不過是單方面想當然，僱主要是存有偏見，立法不止未必就能改變他們的看法，出櫃僱員曝了光，反而會給保守的僱主更多機會剔除。

歧視不歧視，根本就無關立法不立法，誰不知道加拿大法律不容種族歧視，可是華人久居當地，日常跟白人接觸多了，從他們私下對有色人種談話的態度和臉色中，便看出他們表面上不敢排斥，骨子裡其實還是看不起他們眼中的異類，只是礙於法例，不敢造次罷了。歧視不歧視，還是看對方修養，立法也不管用。今日不同性取向人士的交往就十分融洽，早就互相包容了。

愛琴海上的耶路撒冷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從雅典郵輪碼頭登上「遠洋號」，正式開啟了十三天的「聖地之旅」。

郵輪第一個停泊港口是帕特摩斯島，仍在希臘國度。基督徒對帕特摩斯或許不陌生，因為這個小島又被稱作「愛琴海上的耶路撒冷」，除了度假的遊客，許多信徒也特地來到這個小小聖地尋找上帝留下的痕跡。朝聖的目標就是在聖城霍拉鎮上，有經拜占廷皇帝親筆御批而建成的「聖約翰修道院」，以及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聖約翰，當年在島上修行並寫下聖經最後一章《啟示錄》的「神啟之洞」。這兩地已於一九九九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我們一行八人放棄參加郵輪組織的岸上遊，決定來個自由行，原先計劃包乘的士，意外發現島上有巴士路線駛往修道院和神啟之洞，於是就來個巴士環島遊！

巴士的終點站就停在聖約翰修道院的下面，車站附近布滿了兜售工藝品和聖品的小店，順着小店林立的小路攀緣而上，轉過三、四道灣就來到了修道院的大門口。

修道院的外觀就像座中世紀的城堡，城堡第一道門內有一座十分典型的中世紀拜占廷式小教堂，從小教堂拐一道彎就見到門楣上畫着聖約翰修書的貼金馬賽克畫的修道院正門了。進門就是擁有七、八扇半圓拱壁的院子，院子左側主教堂的正門門庭、門柱和迴廊上繪滿了東正教的宗教油彩畫，大多數都是些聖經故事，內容十分豐富。

進入修道院及其內的博物館要收門票，但是，這四歐元沒白花，博物館內的東正教展品除有歷史價值外，可觀賞性也極強。其中的鎮館之寶是一幅長五、六米，寬半米左右的掛書。此書為一〇八八年當時的拜占廷皇帝親筆御批、承認該修道院為皇家修道院的正式批文，上面出現大量當年皇帝用紅筆親自書寫的真跡。近一千年了，仍然完好如初，實乃珍品。

革命尚未成功

琴台客聚 孫浩浩

增發免費電視台牌照事件一波三折，纏擾足足三年有多，至今發牌仍遙遙無期。這段期間，有人贊成，但也有人提出反對。當中兩間電視台的反應最為激烈，甚至有電視台拉隊到政府總部，高層跟藝員一起扭着屁股，反對增發牌照，又在電視節目中「講解」魔童的所謂「成魔之路」。

但也實在要多得友台的發功，令到本來對發牌不太關心的市民，一下子都對這事熱衷起來。通訊事務管理局接獲二千宗投訴，臉書、微博、報章上的專欄盡是有關的討論，甚至有演藝界人士、立法會議員、文化界代表、學者在報章上聯署，要求政府馬上發牌。最新的港大民意調查中，更有逾八成受訪者支持政府發新免費電視牌照。

政府發牌與否，實在不是我這等小市民可以控制得到的。然而身為一個電視從業員，能夠做的就只有緊守崗位，努力做好眼前的工作。今天剛巧有機會一口氣看到公司十多套新劇剪輯而成的預告片，一眾同事看完都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令大家既感動又激動，因為知道這一年以來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單是這十多條預告片，由構思到拍攝以至剪輯，大家已不知花了多少個晝夜才完成的。這肯定會帶給觀眾無比的震撼，也肯定是香港電視史上從未有過的高質素。這條預告片將會在下月初面世，相信觀眾看過之後也會有同樣的感覺，而且還會感受到我們一眾台前幕後工作人員的誠意。

全公司上下都期待着下月初的來臨，期望預告片的誕生和面世。我們渴望看到觀眾的反應，因為只有不停的反覆檢討，才能作出改善，才可以繼續進步。不過，我們更期望可以跟現有的兩家電視台保持着良性競爭，達至百花齊放。強勢的一方也應作出檢討，過於穩定的環境，未必是好事，只會造成停滯不前的局面；積弱的一台也不宜再上演鬧劇，倒不如把創意留在自家節目中發揮，這還有希望突破零收視。

日前見到一位我很尊敬的朋友，對方也問起有關發牌情況。我很認真地回答對方，這條路顯然並不平坦，坦白說，我心底不是沒有焦急的，我也為前景而擔心、憂慮的，但我卻願意繼續靜心的苦候，因為我相信如果道路過於平坦，一切來得太過容易，或許大家未必會懂得珍惜，於是一切的着眼點都只會放在加多少人工，有多少人跳槽過檔的層面上。

事實上，我相信這次不止是一項簡單的商業競爭。這是一場革命，是一個行業、一個影響着幾百萬人生活的行業的革命。這個牌越難得到，我們這一群有份參與革命的人士將會更加珍惜、更有鬥志。所以我絕對願意耐心的等候，只要一天革命尚未成功，我們一班有心人還是會繼續努力、繼續開山劈石。

挑伊上山

百家廊 陳莉

1993年，我要坐鐵路隴海線經上海到杭州，去畢業分配的工作單位報到。這是我第二次坐隴海線，上一次走的是反方向，經黃土高原到重慶。東西南北部截然不同，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大相逕庭，而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時常在鐵路線上奔波的人，也就有所感受了。

西北部的人比較沉默寡言，話題比較少。就算是遇到了健談的人，語言也不會太活潑，像是夯實過的——這可能是我膚淺表皮的感受，對他們的語言，我還沒有能力深度領會。東南部的不僅話題多，語言也豐富，泛出種種小聰明。而且北方城鄉差異比南方更大，出了鄭州，鄉野立即就顯得荒蕪了。

火車繼續一路西行，過西安，入秦嶺。冬天西北的風景是單調的，可上下車的人比風景更少，鵝毛大雪飄飄揚揚灑在坡陡壑深的高原上，十分震撼，令我無法移開視線。會有小媳婦裹着頭巾抱着孩子帶着老婆婆上車，安安靜靜地放好背在身後的巨大藍棉布包袱，坐好，沉默着，到了站，又沉默地下車。她扶老攜幼的樣子，非常柔順溫和。

這回是往南走。進入徐州，物阜民豐的南方感覺漸漸濃郁了，有一個年輕的蘇州籍媽媽帶着孩子上車，和同行的朋友表情豐富地聊天。她對婆家略有不滿，也似乎過於偏袒自己的娘家人，說着這兩方如何帶孩子，比較着，斜眼撇嘴的，都是些聒噪的瑣碎事。我早先知道蘇州話好聽，但是聽到抱怨話和洩憤話，就覺得在跋扈戾氣之下，任何地方的話都不會好聽的。

同車的還有一個四川民工和一個溫州人。溫州人自稱是商人，很會做生意，提到他們富裕的村子，口氣非常驕傲。他伸出自己的鞋子，說道：「我這雙鞋在中國買不到的，60多美金，相當於500多人民幣。看看這個做工和設計，看看這個質量，真皮的，波鞋——香港人管球鞋叫做波鞋——多好，很透氣，不是人造革的。人造革很悶，腳會臭，這個不會，多好。我們也做這個鞋子，不管怎麼做，都做得沒有別人好，不過放在國內也可以賣了。」

他誇誇其談着自己的工廠，以及如何帶着現金在全國跑。四川人動心了，說道，「我去你的廠子幫你打工吧。」

溫州人馬上露出不屑的表情，說道，「怎麼可以？我憑什麼相信你？」

「我可以的，我很會幹活的。」四川人回答。

「幾十萬的現金，我怎麼敢交給你？你拿着跑了，我怎麼辦？我去哪裡找人？」溫州人正吃着盒飯，筷子在盒飯裡戳着，卻猛然發現盒飯很辣，掉頭罵着走開了一步的賣盒飯的乘務員，「這麼辣，你還說不辣，我怎麼吃？」

乘務員不甘示弱，回敬道，「吃你的，囉嗦什麼，怕辣就不要買。」

溫州人無趣了，繼續吃着。那會兒的乘務員權力很大，是不可一世的，即使是賣盒飯的呢。

「我是去打工，我很會幹活的。」四川人對着溫州人又重複，但是溫州人不理睬他。

我那時候初入社會，有着一份羞澀和警惕，不參與別人的閒談。但是覺得這個四川人太老實了，忍不住幫他對溫州人進一步解釋，「他的意思是去做工人，不做會計，不管錢。」

四川人點點頭，但溫州人還是不理睬。

車子到了南京，下車的人很多，位置空出來了。一個上海人站在車窗邊，問溫州人，這裡有人沒有？溫州人回答沒有，上海人遞給他一支煙，又遞給他一隻水壺，請他放在座位前的桌面上，表示位置有人了。溫州人照做了。

溫州人捏着煙，得意地笑道，「我吃完飯想吸支煙，就有人送煙來了。我一向運氣好，想要什麼來什麼。」

上海人上來了，溫州人又開始重複他說了很多遍的故事：他要去虹橋機場趕飛機，火車到達上海站的時間離飛機起飛的時間只差半個小時，半個小時內是否可以從火車站趕到飛機場呢，應該怎麼走？坐出租車來得及嗎？他問過我們的，但是我們都不知道，這回上來了一個上海本地人，可以有答案了。

上海人是一個精瘦黝黑的中年人，說話不疾不徐、不慌不忙的。他想了想，說，「這是兩個方向啊，路很遠的，上海很大的，一個區有一個中等城市那麼大，甚至比有些內地省會城市還大。很多老上海除了自己的區，其他區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去過，也不可能知道路，有時候出租車司機都未必知道路，何況你還要抄近路，怎麼抄？要穿過一個中等城市那麼大的地方，看地圖不行的。你最好找摩托車，火車站邊很多的，租一輛摩托車。他聽到要去虹橋機場嘛，開心死了，這麼大的生意。摩托車小，靈活，遇到堵車也不怕，可以從夾縫中穿出去。你告訴他趕飛機，他會幫你開得快一點。我也不知道從火車站往虹橋機場怎麼走才快。」

溫州人想了想說道，這是一個好辦法。討論完這個問題，溫州人開始重複他工廠和鞋子的故事。

上海人見多識廣吧，得到了位置，也還了溫州人幫他佔位的人情，懶得理睬他了，勢利的樣子流露出來，對他的工廠和鞋子絲毫不感興趣。溫州人走開了。他時不時在各個車廂走來走去的，好像是散步鍛煉，在我們疑惑他下車的時候，他會突然跑回來。跑回來，說一遍他的故事，無聊了，又走開去。

他剛一走開，上海人就說：「這個溫州人根本沒有坐過飛機。飛機票上寫得清清楚楚，必須提前一個半小時辦理登機手續，而且登機手續在起飛前半小時就停止辦理的，就是乘火車也有提前五分鐘停止檢票的規定。這又不是坐公交車，車子來了，剛剛好前一秒趕上，就可以上車。這個溫州人想要騙這個小姑娘。」

聽到這裡，我驚呆了，這樣的啊？我不知道呢，四川人肯定也不知道。小姑娘是我呢。

「小姑娘一搭話嘛，他就要帶小姑娘去溫州了。」他又說道。

「我是去畢業分配的單位報到的，我有工作的。」我解釋着，臉轟的一下就熱了。

過了一會兒，溫州人又回來了。他依然挺着急的樣子，絮叨着火車會不會晚點呢，真是讓人擔心，要趕不上飛機了，幾千塊錢的飛機票要泡湯了。

「飛機票和火車票一樣的，錯過了可以改簽，不要緊的。」上海人說，「你給我看看你的飛機票？是到哪裡的？」

「在朋友那裡，他在機場等我。」他回答。

「今天應該不會晚點，你下車就趕緊跑。上海火車站大，人又多，出站可能都需要十幾分鐘。你跑出去直接到火車站邊找那些拉客人的人，問他們哪裡有摩托車，讓摩托車帶你去，這樣也許趕得上，可是也只剩下十幾分鐘了，看你的運氣吧。」

上海人對溫州人的這番話令我和四川人大開眼界，他的態度非常誠懇認真，毫無玩笑和惡意的意味。我和四川人面面相覷，迷惑在真假裡，傻眼了。這台幽默戲，必得有如此四個人湊在一起，才好看。

後來，我知道了，上海有句話叫「挑伊上山」，發現誰吹牛不是揭穿他，而是鼓勵他吹得更起勁。這個「挑」不是挑擔的「挑」，是挑逗、挑動的「挑」。

手錶的故事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在他報看到一個小故事《我戴名錶》，十分好笑。因為我剛好也有這樣的一個名錶，也還有一個A貨，但都是校友送的。

《我戴名錶》的主人是一位內地人。他的女兒剛從外國給他買來一隻勞力士名牌的手錶。他為了炫耀，先讓住宅的門衛看，門衛是個老土，並不知道勞力士是名牌，起碼要幾萬塊錢。卻說「你這個錶不錯，值一兩百吧」。把他氣得「嘴都歪」了。

後來又見到一位當記者的老友，看了他的勞力士，卻說：「現在假錶造得真精緻，幾可亂真」。把他的真錶當成冒牌貨辦，又把他氣得要死。

又見到一位處長級的幹部，他也戴過勞力士，但現在不敢戴了。就是因為陝西那位安全監管局局長戴上多隻名錶曝光，因而查出他的貪腐行為，連累許多幹部有名錶也不敢亮相。

這位戴名錶的作者，因戴名錶又多次被小偷光顧，甚且上菜場賣菜的認為他是富有者，也不肯讓價，作者繪形繪聲，就是要為名錶編造故事，目的是諷刺貪腐的官員穿戴名牌。

在香港，有一隻勞力士手錶，也沒有甚麼了不起。有些內地的大款，到香港來採購名牌貨，認為幾萬元以至十幾萬的勞力士手錶，只是「中價錶」。現在他們要戴的，是鑲滿鑽石的幾十萬以至上百萬的名牌「上價錶」。

我有一隻值幾萬元的勞力士，是海外校友為我祝賀生日送的。我原本戴的也的確是幾百元的正價錶。至於還有一隻A貨的勞力士，也是校友送的。他說，在上海某處市集，見有人賣A貨勞力士，幾可亂真，看看不錯，每隻只售一百元，於是他便買了好幾隻，拿一隻送給我。一看「這假錶造得真精緻，幾乎可以亂真」，我也就把它當成玩具，也不常戴。

手錶這一玩意，原本是為看時間用的，想不到現在卻成為一件首飾，是為某些人炫耀財富之用，而且男女適用。一隻勞力士，可以編造一個小故事，也許將來可以寫一本小說呢。

買書的方法

隨想國 興國

吃飯有方法，因為有醫生和營養學家會提出建議。買書有沒有方法？我倒是沒有看過有專家提過任何建議。如果有，也只是建議買書人最好等到周年大減價的時候才買吧。

我自己的經歷，先說最近的吧。我有個朋友，他兒子從美國返港讀中學，有一天約了一起前往榕樹灣逛逛兼吃飯。那天是星期天，榕樹灣因為住了很多老外，所以會有老外把自己製造的東西拿出來擺攤子出售，比如自製冰淇淋，自製曲奇餅乾，自製印花衣服，還有就是看過的書本。朋友經過擺書本的攤子時，看到他喜歡的作家寫的暢銷小說，便以二手書的廉價購買。買了之後就茶飯不思地專心閱讀，等我們結束行程時，一本二手小說幾乎就看完了。所以買書的第一個方法，就是喜歡看英美暢銷書的人，到很多老外居住的離島去，買老外看過的二手書。

再說說我以前在台灣求學和工作時的經驗。台北有一條街道，叫做牯嶺街，曾經有一部電影叫《牯嶺街殺人事件》的，就是那條街。街上最多的是舊書店，讀書時常常到那裡尋寶。工作後認識不少年輕作家，也曾經編過這些作家的第一本書。有一回，一位女作家對我說：「真是氣死人，你知道我在牯嶺街買到一本什麼嗎？」我注視着她，她說：「買到我簽名送給朋友的自己的作品！」還好那個人不是我，所以，如果你自認是個作家，最好的買書方法，就是到二手書店去，看看會不會買到有自己簽名的書。

香港哪裡有二手書店？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最近就為了配合十一月的「台灣月」活動，編了一本《台灣／香港獨立書店手冊》，裡面收集了四十一家台灣和十二家香港的書店來介紹，像港人遊台時常到的九份便有一家「九份樂伯二手書店」，而香港的上環也有一家「實現會社」，都是經營二手書的。有作家簽名的書，原來並沒有因為簽名而書價更貴，相反，在二手書店買到的，更是便宜，而且也不必排隊等候簽名。

旅遊聯想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兩度到雲南旅行，雖然這是一個開發較遲的省份，但因為兼具自然資源和人文景觀，以及保留着久違了的純樸民風，令人感到很親切。

然而，兩度我前腳離開後，接着就發生了自然災難，並導致有人傷亡。兩年前是中部楚雄發生五級地震，接着西部文山出現嚴重旱災；這一次，我們離開貧窮的會澤後，跟它比鄰的昭通地區又發生地震，其中彝良縣更因出現大量土石流而將一所山間小學教學樓掩埋，十八名學童和附近一名農戶被活活埋死！

想想我在旅行中的所見所聞，雖然不是一面倒的「好風光」，但對一個長期住在由冷冰冰的鋼筋和硬邦邦的水泥構成的石屎森林的人來說，面對那柔若水般的人情和翠如玉般的風土，以及人們那知足的表情和安逸的生活，很難沒有觸動，尤其聯想到看來如半個多世紀前古鎮的會澤老城區那間幼兒園孩子們的稚氣。

自然災害很難避免，但如果做好充足的防範，嚴重性會減緩。不少到過雲南的人喜歡說一句話：「雲南樣樣好」，這樣的話，在中國其他地區的旅途上很好聽到，當然不是說它真的甚麼都好，而是這個中國西南邊陲省份還有那種緣自山水之間的恬適和淡泊。

此外，獨特的地理環境、特殊的氣候狀況、多彩的民族風情、奇異的風俗習慣構成了千姿百態的現象，給匆匆的過客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人們信宗教，敬土地，仰山河，在這裡，你才知道甚麼叫空間，甚麼叫做高山仰止。

這裡流傳着各種版本的「雲南十八怪」，比如，「四季服裝同穿戴」：指氣候冷熱瞬變，夏天不熱冬天不寒，白天和晚上的溫差較大，四季服飾隨處可見，而且絢麗多彩；「這邊下雨那邊曬」：指特殊的地理位置令十里之內都可能有不同的天氣，同一座山的兩面可以是一面陽光普照，一面大雨傾盆；還有「大理石頭當畫賣」：因為構圖精美的大理石質地細膩，光滑潤澤，花紋鮮豔，堪稱天然石畫。

正當香港地產商為土地發愁，年輕人為保護丁尺家園而面紅耳赤時，我突萌意念：何以不想想這彩雲之南的山水！